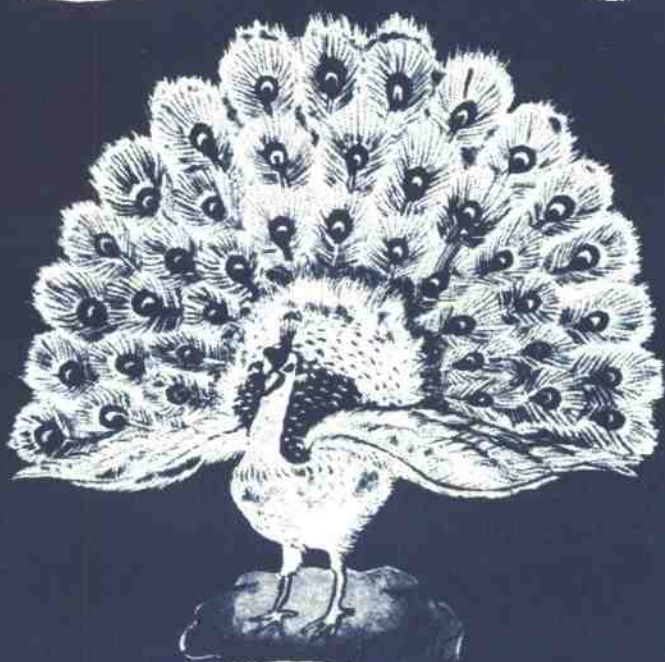


繡像小說



第六拾陸期

45672/0103

繡像小說第六十六號目錄

世界進化史

惺 巷

縫補子貧嫗驚心
第十九回 繡像

第十二回 繡像

初通籍暢說官箴
徧拜客預謀津要

大請客逼走蠢夫
巧騙錢愚弄傻子

第十三回 繡像

失奧援尙書罷職
調能員總督愛才

汗漫游
第二十九回 英國司威夫脫

學究新談

吳 蒙

苦學生
三年旅況徧識奇情

第十八回 繡像

假維新自成腐敗
眞義舉共運機謀

第七回

逞挪揄力排志士
遭阻拒痛詈豪奴

市聲

姬 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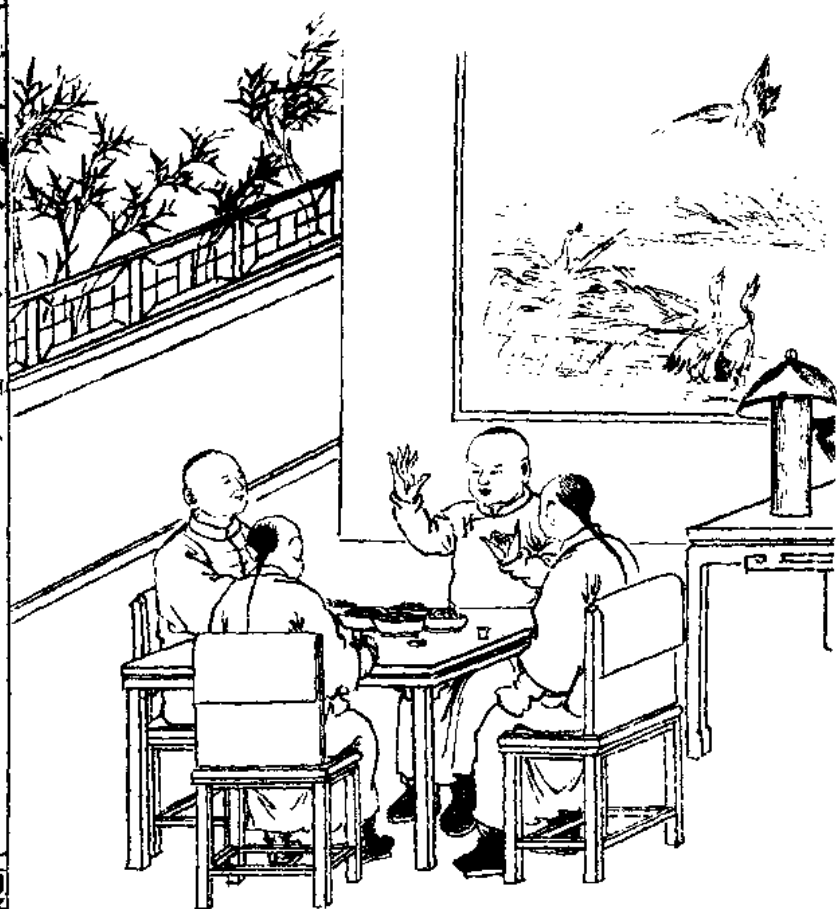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回

第十八回 繡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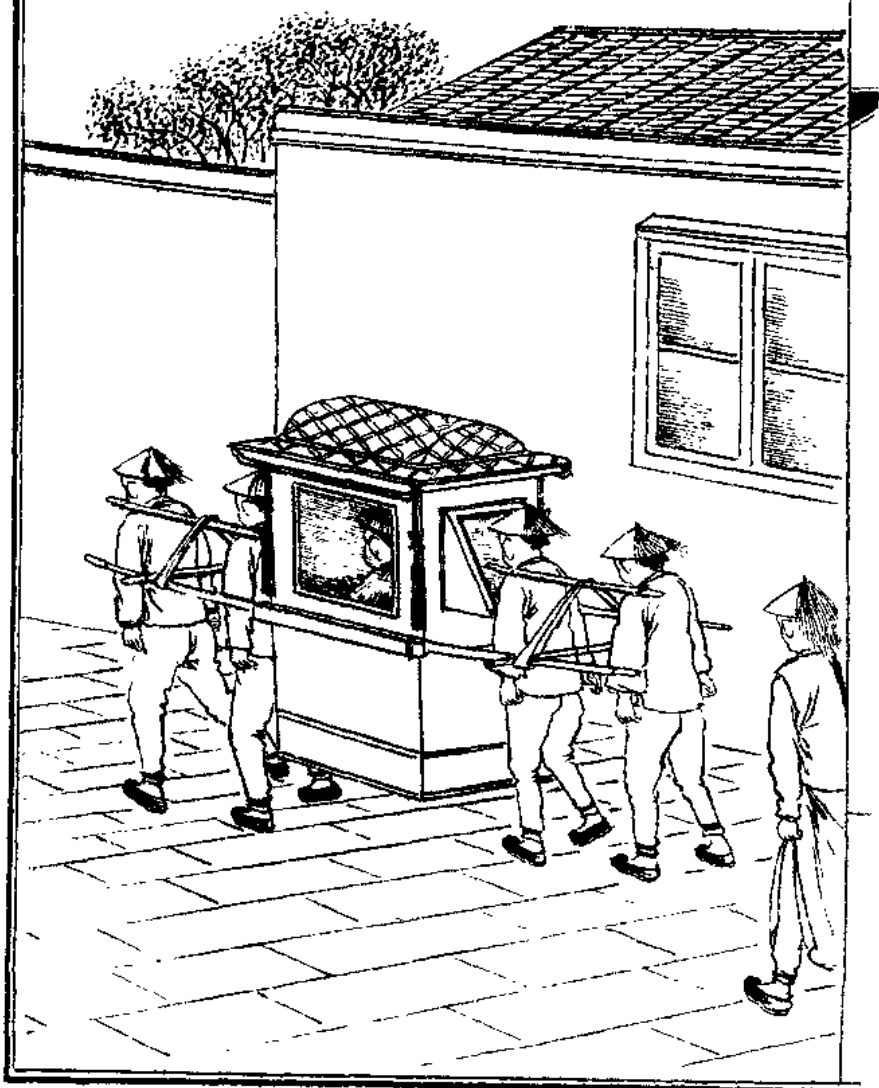
開夜宴老饕食肉

華盛君喜逢良友
亨美利獨重交朋

初迎
籍談
宦藏



編 拜 官 預 謀 津 要



第十二回

初通籍暢說官箴

徧拜客預謀津要

惺 菴

却說姬又丹既收了余學臺的一分重禮。意欲替他設法。次早進了衙門。辦過幾件公事。到得飯後。把上海寄來的幾張報紙。繙閱消遣。聽得家人招呼道。大人下來了。一會兒軟簾掀起。張撫臺進來。又丹接見。筱帥道。我仔細想來。總要把余鈞甫的劣跡。敘敘。上他一箇摺子。他在廣東賺的錢。也很多了。請他回家去。做箇富翁罷。但這箇摺子。須煩老夫子大筆。又丹道。論理呢。應該參的。只是廣東歷任學臺。晚生也知道。都有些不乾不淨的。這是風氣如此。余鈞甫弄的錢。自然比別人多些。然而外面的謠言。也不可聽信的。筱帥道。兄弟生平最恨這樣的人。拿着皇上家的事情。不認真幹。倒借此弄些贓錢。不參他如何整肅官方呢。又丹見話不投機。忖道。張筱軒的做人。我很知道。他是到處想做名聲。顯出自己的好處。他却最怕京官。連箇主事中書。都不敢得罪的。他難道不曉得鈞甫的脚力麼。我來探他一句話。試試看。想定主意。便道。晚生雖合鈞甫舊交。却很瞧他不起。只爲他也算是箇讀書人。一朝得意。便把本來的面目忘記了。況且

這樣貪賊革了職。朝廷也少却一蠹。但是京城裏幾位大老。偏都賞識他。即如陸大軍機。就合他。非常要好。大帥這一參他。直聲是震動京外的了。只怕陸大軍機第一箇不願意。這便怎處。晚生替大帥辦公事。總要思前想後。值得做。便做。不值得做。也不敢輕易下筆。撫臺合學臺。本不相干。明知其不好。不理他。也就算了。大帥的清名。橫豎人人知道的。筱帥聽他這番議論。提醒了。暗道。果然不錯。我參余鈞甫。只爲他太眇視了我。但是兩下傾軋起來。我也沒甚好處。他這任廣東學臺做下來。聲名鬧得稀糟。日後必然有人動他的手。我何必合他一般見識呢。隨他去罷。想定主意。便道。老夫子的高見。果然不錯。既然如此。這摺稿且慢擬。先把潮州的那樁參案開上去罷。又丹唯唯答應。筱帥自去。又丹暗喜道。我這纔對得住余鈞甫了。筱帥總算是聽話的。當下把潮州參案的摺子辦好。親自送到簽押房。又合筱帥談了一會。筱帥勸道。老夫子有這樣才具。爲何不早些出山。擔當些國家大事。又丹道。跛不忘履。晚生也不是矯情不肯做官。只是考過幾場不中。正途是不想上進的了。要捐又沒這一大注錢。那府縣是做不來的。不說別話。這一條腿就僵的。請安是學不上來。筱帥笑道。漢朝有強項令。老夫子倒想做直脚道臺麼。但是老夫子這箇志願。並不難償。待兄弟慢慢的替你設法。又丹稱謝出。

來便回公館。次日又寫了一封密信。叫自己親信的家人。送給余學臺。鈞甫知又丹替他出力。保全了自己的功名。着實感激他。自此又丹在張筱帥那裏。很辦了幾件緊要的公事。筱帥十分合意。賓東分外相得。也是又丹官星發現。可巧一箇東莞縣爲着番攤的事。得了一注贓銀。被張撫臺打聽出來。要把他撤任。那東莞縣得知風聲。急得沒法。好容易託人說情。撫臺允了。只叫他送六千銀子。給姬又丹捐官。那東莞縣怎敢違拗。便把這銀子繳上來。筱帥分文未得。就交給又丹。叫他趕緊上兌。捐上箇道臺。到廣東省來。又丹起先固辭不受。奈筱帥強逼着他。沒法收了。這時秦晉賑捐。成色很便宜。又丹託人捐了箇候補道。還有別人。爲着交情上面。借給又丹幾千銀子。又丹索性捐了箇三品銜。連一支花翎。但是既捐了官。不得不進京引見。當下擇定日期進京。筱帥治酒送行。囑咐道。老夫子見了楊尙書。替兄弟致意。只說此鄉多寶玉。兄弟倒不厭清貧的。又丹道。大帥清望。沂師早經知道的。筱帥喜道。沂公怎會得知呢。又丹道。晚生屢次奉到沂師來信。都問及大帥怎樣做得這般好。晚生據實復他。沂師前月來函。還說了許多仰慕的話。晚生只爲大帥公事多。說不到這上面。所以一直沒合大帥提起。筱帥道。沂公真是兄弟的知己。老夫子言道。其實。是最好的了。只不要過譽兄弟。再者還

望沂公指示些整頓的法子。又丹肅然答道。大帥說到此。這是廣東全省百姓之福。後帥掙着鬚子道。兄弟意思。總想做箇好官。只是督撫是不容易做的。單是日行公事。已覺得忙不了。那有工夫再做別事呢。足算有工夫做去。就怕做得不好。利還沒有。弊竇已開。弄到後來。不但於百姓無益。還要騷擾百姓。所以兄弟做官。有四箇字的訣。發叫做按部就班。年輕人出來做州縣的一團高興。兄弟就知道這種州縣出去。是害百姓的。隨他榜下選大八成兄弟。總不叫他到任。留他在省。陶鎔些時。等他火性退了。纔好給他缺去。做自從兄弟到了廣東。只有參那疲庸的州縣。沒有參過債事的州縣。似乎這番陶鎔是不可少的。老夫子覺得兄弟的法子。錯不錯呢。又丹暗忖道。照他這麼講。直頭做官的用不着做事。淨得些平餘漏規。享他的福。便了。這樣做下去。不是廣東全省之福。却是廣東全省之禍。一則他合我既有這番交情。不好不直言。拜上再則我也。要顯點兒本事。犯不着唯唯諾諾的主意。已定便道。大帥是閱歷之談。晚生實在佩服。真箇有些年輕子弟。學問一些。沒有靠着祖上的餘蔭。出來做官。還有那年時得了科名。趁他一團高興。弄壞了公事。然而一班老州縣也就太滑了。動不動說照例上頭雪片的文書催下去。他却從容自在。躺在上房榻上。吸他的鴉片煙。還說上司這箇札。

子幾句照例話不用理。他卽如今年上頭催開學堂。他便把從前縣裏有的書院換塊匾額。就算是開了學堂了。催辦警察就把縣裏練勇畧畧多招幾箇給他件警察兵的。衣服穿穿警察兵的帽子戴戴。就算是辦了警察了。還有一種州縣他連這些形式上都不消講究。得他偏請箇把好文墨的朋友叫他分門把各項該辦的事聚攏來寫上。一大篇通稟上去。上司略略懂得文理的都要看重他。調繁升官。就在那幾張紙片上頭。即便遇着細心的上司有些兒不信。派箇委員下來查查。他只消多送些程儀。那箇委員不看銀子面上。說他幾句好話呢。天大的事都遮瞞過去了。常言道。瞞上不瞞下。這就是官場的要訣。也就是各省的積弊。大帥還要從這裏整頓。纔是。筱帥歎道。老夫子說透弊端。固是不錯。兄弟也想整頓。只是一人的耳目。實在難周。蒙蔽的事。保不住的。賓東談了半天。酒席擺上。好在并無外人。只文案上幾位朋友。都是知己的一面。喫酒。一面閒談。直喫到二更天方散。又丹回到公館。過了一宿。次早出去辭行。余學臺又請他喫飯。又丹辭却了。趁着富順輪船。到得上海。早有那些上海的名士。諸鳳揚李若谷吳伯誠一班人。齊來拜候。又丹一併請見。鳳揚道。恭喜又丹兄。你肯出山。廣東一部分的事。可以放心的了。又丹道。我是被張筱軒逼着出來的。實在不願意做官。若谷

道。官呢看什麼人做。又丹兄出來做官。總能做幾樁當做的事。又丹道。不須說起。如今沒做官的人。總想做事業的。及至到了官場。也就隨和起來。你們道是什麼講究呢。原來官場有多少避忌的事。話不好說。呆。信札不好寫得着實。從來沒人辦過的事。不好創議。列任要慣的贓錢。不好不要。上司面前。不好不巴結。也不好過於巴結。要是上司賞識我們。有一箇字叫做紅。太紅了是不相宜的。這幾種避忌不犯。方能保得半我的前程。犯不免革職丟官。官都丟了。還做什麼事呢。所以粗莽的人。做不來官。須生成九曲的心腸。把各種機關都參得透澈。又要滾圓的身子。叫人捉摸不住。這纔做得來官。我是自己不花本錢得來的官。隨他丟就丟了。參就參罷。我只照常做我的人。不算。是官便了。伯誠拍案道。又丹到底是我輩中人。不拿做官當件事兒幹去。又丹道。我們不許談做官。喫我們的花酒罷。鳳揚大喜道。我先擺一檯。替又丹兄接風。當晚鳳揚就在兆富里金玉仙家擺酒。又請了安徽候補道柏仲熹。南洋大學堂總教習江子通。一會兒客到。都係又丹舊交。自然敘說幾句別後的話。又丹便問子通為何來到上海。子通道。我原不願意在這裏的。爲着胡尙書再三相邀。沒法就了學堂的館。我却是箇門外漢。他們鬧什麼算學西文。我一件也不懂得。更有一樣最不堪的。人家子弟自從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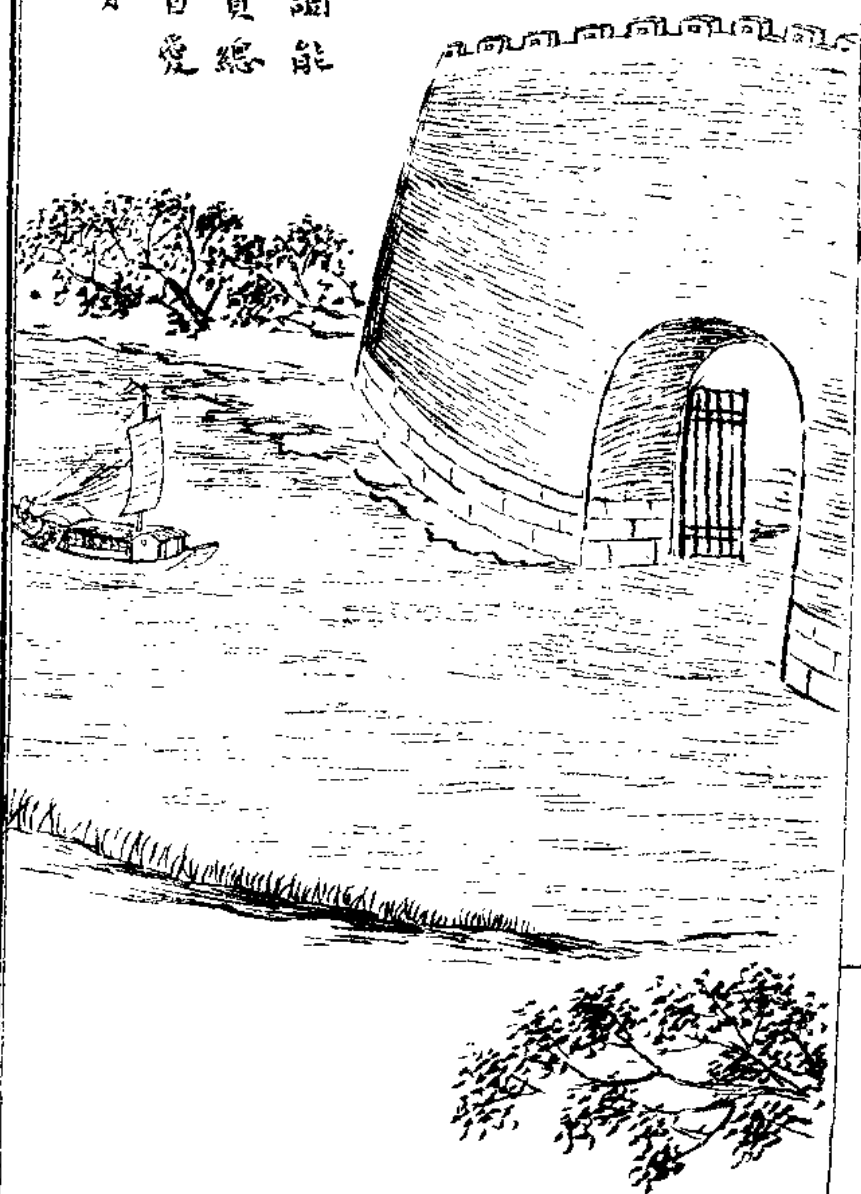
了學堂。連四書五經都束之高閣。你想我們中國人。不讀四書五經。那裏算得箇人呢。我再三沒法。要添設尊經一科。却被幾箇病狂的教習把持定了。決不肯添。你說可氣不可氣。我刻刻要走。總礙着胡尙書的面子。要不然。我去做我的知府。當什麼學堂的總教習呢。又丹道。正是。子翁是指省江西的。如今到過省沒有。子通道。還沒引見哩。我合胡尙書約明。只就一年。便要進京去的。又丹道。學堂裏的事。我也是箇外行。但照子翁的話。那學生文章是做不好的。子通道。可不是他們做的文章。我却說不出他的毛病。總之是不通的。若谷道。這話不然。我見幾箇學生的文章。做得很好。他們另有一種見解。不拘拘繩尺的。子通道。你看見的是我們學堂裏幾箇好手的文章。其餘不堪的多着罷。仲熹道。我們叫局喫酒。這裏也不是談學務的地方。又丹笑道。正是。我們也太道學了。快叫局去。鳳揚道。局條早已發出去了。又丹道。我們談得太忘情。連鳳揚寫局條都沒留意。一會兒酒席擺好。各人的局來。混鬧一起。喫完各散。自此連日有花酒之局。又丹覺得上海的快活。別處都趕不上。忖道。我要得箇上海的差使。勝在廣東多着哩。打定主意。便到處拜客。那胡尙書周欽差都見過面。原來又丹的大名。是人人知道的。胡尙書周欽差不消說。很愛慕他。自然分外招接款待。又丹在上海盤桓了半箇多

月。便入京引見。這時正是九月天氣。海中風浪甚大。又丹上船時。一班名士都來送行。說不盡許多繾綣的意思。又丹囑咐若谷道。現在政府沒人。若谷兄既合周道生談得來。那交涉上面的事。總該幫他的忙。爭回些利權。也是好的。若谷道。我也是這箇意思。道生還算明白。膽子也比別人大些。只是政府裏合他過不去。恐怕還有意外之變。又丹道。道生能有膽量甚好。我這番進京。總要稱頌他一回。叫內裏知道纔是。若谷道。原該稱頌他。這樣斬釘截鐵的交涉。我雖能替他辦。也全虧他肯聽我。又丹不勝佩服。各人辭別自回。天明時船開出口。這驚風駭浪。却從來沒遇過的。又丹一陣頭暈。倒在牀上。連叫他家人胡升倒茶。却沒一人答應。不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失輿書藏職



調能
員總
督愛



第十三回

失輿援尙書罷職

調能員總督愛才

惺 菴

却說姬又丹在那輪船上。喫不住風浪。只得躺下。叫他家人胡升倒茶。誰知胡升也睡倒了。沒人答應。又丹沒法。只得罷了。一連兩日。不能起身。及至輪船到了煙臺。停了輪。方能勉強支持起來。喫些飲食。好容易挨到天津。身子都累乏了。歇息兩日。纔上火車。到得京裏。住了楊梅竹斜街福星客棧。那京裏是熟遊之地。倒於自己身體相宜。自然快樂。先僱車拜見楊尙書。却因上朝未回。沒會面。又去拜駱侍郎。侍郎接見道。又丹出山。要賀朝廷得人。筱軒明保你可任封疆。只怕道臺不是你做的。還有意外的天恩哩。又丹道。實在名不副實。慚愧慚愧。駱侍郎道。休得過謙。見過貴老師沒有。又丹道。剛纔去過。沂師上朝還沒回來。駱侍郎道。沂公奏對時。很不稱旨。只怕就有風波。又丹問道。怎樣呢。駱侍郎道。這事很祕密。橫豎將來總要知道的。又丹曉得京官的脾氣。再也不敢多說話。只得告辭而出。次日又去拜楊尙書。又沒見着。又丹納悶。這時幾位舊朋友。都出京去了。沒一箇知己的人。就是楊尙書府第裏。也沒一箇知己的人。無從打聽信

息。又丹沒法。只得買一分京報來看。只隔一日。就見報上載着上諭。訓斥楊尙書。把他原品休致。又丹大驚。趕即僱車。去拜楊尙書。裏面傳出話來。請見。又丹進去。拜見了老師。楊尙書道。你來了甚好。我正待出京。我們還有一面的緣分。又丹悽然道。老師是國家的柱石。爲甚事忤旨。這回的事。是朝野驚歎的。楊尙書道。老夫受恩深重。因此不避嫌疑。奏對時說了幾句莽撞的話。聖上只叫休致。已是莫大之恩了。老夫原有江湖的志向。這番回家。倒能享點清閒的福氣。就是國家多事。實在不能忘懷。你千萬不要替我抱屈。留我這樣老朽的人。在朝何用。聞說筱軒明保你可任封疆。將來國家大事。正要你們擔當哩。又丹道。門生怎及老師這般本領。只怕擔當不起。況且現在的事。總要內裏有人說話。門生是一箇輿援都沒有。要辦事也就辦不來了。楊尙書道。你千萬不要存了這條心。只消辦事時謹慎些。不要得罪人便了。又丹唯唯答應。當日又丹就在楊尙書府第喫飯。直談到夜晚纔散。次日尙書一早出門辭行。又丹約了幾位同年。替尙書餞行。楊尙書辭了沒到。及至楊尙書出京時。各門生都要去送。他却早已出了京城。各人送不着。只得罷了。又丹分外難過。納悶幾天。纔預備辦自己的正經事。打聽得下月初二日引見。又丹雇了一部車子。到得初二這日。半夜裏便進城去。那引見的

儀節。不消說。又丹是知道的了。一切不須細表。引見出來。便到各處拜客辭行。預備出京。仍回廣東。路上就聞說張筱軒。陞了兩廣總督。又丹大喜。這回在上海也不耽擱了。可巧遇着廣大輪船開。當晚便上了船。那消四五日。已到廣州。便去拜見制臺。這回是做了道臺。要用手本。穿補服的了。筱帥接見。又丹口稱職道。筱帥道。我們本是賓東。一切繁文。儘可除去。又丹道。這是在官言官。應該這樣的。筱帥問起楊尙書的事來。又丹也沒深知他忤旨的原故。只把大略情形。述說一遍。筱帥十分歎息。這日又丹在總督署內喫飯。暢談了半日。自回公館。隔了數日。筱帥委他銅圓局的總辦。自此又丹就在廣東候補。過了兩年。張筱軒調到兩湖去了。後任便是陳夔生。且說這陳夔生向來最恨名士。他下場的時候。遇着幾位名士約同對策。諸名士叫他查那史學一門。他原本本的查好。給諸名士拿去抄。及至他要諸名士查的別條。諸名士商議定的。隨便給他些不相干的幾條。他拿回號筒子裏。對着題目看時。都不合式。只得重查。幾乎來不及完卷。這次苦頭吃夠了。纔知名士是靠不住的。後來諸名士也有中的。也有沒中的。他却中在十五名上。連捷上去。不上十年。已經做了封疆大員。這回新署兩廣。也聞得姬又丹是箇名士。張筱軒又再三囑託他。須要重用。夔生心裏不服。忖道。這些名士。那